

周末
天鹅主编:施虹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rbbsc@163.com

龙江故事

羊咩叫与鸡头米

□红雪

1

54岁的张文彬是前台村的“名人”，因伺候抗美援朝立下战功、瘫痪在床的老爹又接着照顾卧病在床的老妈，一直未婚，是有名的孝子。父母的医疗费耗去了耕种的几亩地收入，贫困如影随形。但张文彬刚强，谢绝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捐助，坚持要靠自己的双手走出贫困。

守着家，伺候不能自理的老妈，能干点啥呢？王宪忠就琢磨，怎么让张文彬和村民们立竿见影挣到钱，论证来论证去，最后看上了村民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就决定扶持张文彬当“小村经纪人”。为此，王宪忠所在报社选派专门记者、开设专门版面，还给张文彬买了一部智能手机，组建微信群，宣传农家庭院经济作物特色，蘸酱菜、杂粮杂豆、笨鸡蛋、江鱼等，三天两头被报社派去的大货车拉进城里。

“见效真快，我算了算最近4个月收入，有五千多块。村里一百余户村民，都有增收。”张文彬乐呵呵地掰着指头算收入。

80岁的王大爷接过话茬说：“小菜园种了好几辈子了，做梦也不敢想能出点钱，现在一年有收入九千把块，可是受益了。”

看到儿子有事忙、挣了钱，脸多了笑容，躺在炕上的老妈心情好多了，“看看吧，屋里安装上了空调，还买了冰柜……想都没想到呀。儿子，可得好好干呀，别辜负了人家的希望……”

2

军人出身的王宪忠，个子不高，面相和善。自打到前台村驻村扶贫，就没回城里的家。“有感情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王宪忠说。

刚进村那段时间，难，真难，村民打官司告状，喝酒闹事，是家常便饭，村里外债就四百多块，是薄荷台乡唯一派驻工作队的村子。村里就连买煤烧锅炉的钱都没有，长夜漫漫，冷啊，可得挺着；白天晚上地走访贫困户、琢磨脱

贫措施，哪有时间做饭，那就泡方便面对付。

吃方便面几个月，落下了“病根”，一听方便面三个字，都想去，偏偏爱人又摔伤了腿，医院等着签字做手术，可王宪忠却守在村里抗击疫情，忙着筛选芡实种子，回不去，爱人只好自己签了字。没成想，儿子腰部长了个血瘤，也需要手术，他又因守在芡实园四天四夜排涝，没能赶回来陪儿子。

“老王对我们母子不上心，可对待村民跟亲戚似的。”王宪忠的爱人说，为了给村民买一味中药，他几乎跑遍了市内的药店，晚上就着急忙慌往村子返。

走在前台村两旁开满鲜花的白色路面上，村民们笑盈盈地和“王书记”打招呼，“就像我们的邻家大哥。”村民说。

3

说起回村带动村民致富的事，村民都叫“耿六子”，行！

“耿六子”大名叫耿佰超，从小家境贫寒，初中还没毕业，就跟着村邻学木匠，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从小工干起，打拼到独立门户，成立自己的装修队。干得风生水起，手里有了钱，他却想返乡。

“为啥呢？”我看到刁书记有正事，王书记他们几个把我们当亲人，感动了，就想帮村里做点事。”耿佰超说的是前台村去年十一月份上任的党总支书记、村主任刁建业和驻村第一书记王宪忠。

39岁的刁建业，原在肇源县公安局工作，是肇源县为加强前台村党总支堡垒作用，精挑细选派来的。

“刁书记刚来村里时，是个190多斤的白胖子，你看现在跟个黑包公似的，体重掉了40多斤，还一身的病。”耿佰超说，刁书记来村里时间虽然不长，可干事认真，准成，拼命。2月末的一天夜里，已经8点多了，正在村口守卫的刁书记浑身冒虚汗，呕吐不止，大家立即把他送到村诊所，一量血压230/160，怀疑脑出血，被紧急送到县医院，一查为双侧腔隙性脑梗塞。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刁

书记不同意，说肇源出现的第一个确诊病例就在前台村，他不能不回村呀。趁着医生不注意，拔掉输液管，拎着一兜子药回到村里，继续坚守卡口。

“你看看王书记的手，这老茧，春天和我们一起种芡实，都磨出血了。”耿佰超拉起王宪忠的手，“你说人家一个外地人，都拿我们不见外，我一个前台村人，更该自觉帮帮村民，给他们致富打个样。”

耿佰超没有食言。村里修文化广场，他开着自己的挖沟机一连干了十来天，填平了大坑，平整了篮球场，竖起文化墙，排涝积水，能出钱出力。

夜幕降临，风吹草动，四野的庄稼沙沙地响，欢快的唢呐与激越的鼓点，为村里文化广场上扭秧歌的村民伴奏，笑意写满人们的脸颊。

4

“我今年的纯收入能达到15万元……做梦都不敢想呀。”35岁的曾宪伟一手拿着存款单、一手拿着贷款单，笑得合不拢嘴。他说，是城里来的扶贫工作队帮他养猪脱了贫，现在他想找个媳妇，和他一起往前奔。

“小鸡能出5000多块，小菜园也能出千八块，18亩地也能收入5700多元……医药费大部分能报销，不愁了、不愁了！”62岁的于敬发，脑梗，慢条斯理算收入，脸上挂着笑。“是王书记免费给我家送的100多只鸡雏，还给我送来了柿子苗、黄瓜苗。”他指着园子一角数十棵鲜绿的秧苗，“这是芝麻……芝麻开花节节高，我特意种的。”于敬发呵呵地笑。

此时，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想的是“兜底”，不返贫，还能为所有村民“分红”。对此，前台村有效利用国家扶贫资金，办起了羊场、种起了芡实。

正是午休时间，羊倌李邵国在电脑屏幕前，细心地观察着羊舍里的230多只小尾寒羊。他移动着鼠标说，自己既是羊倌，又是羊场的股东，羊养好了，繁殖得越多，他的分红也越多。

“每斤按最低3元出售，亩产200斤，今年预计收入36万元。”当天下午，薄荷台乡党委书记田艳东边查看芡实长势，边算着经济账，“今年是种芡实第二年，一次投入，终身受益。”

芡实，还叫鸡头米、水鸡头、鸡头果等，皆因形状像荷叶，花朵如鸡冠，是一味抢手的合成药原料。田艳东说，乡党委的设想是把芡实园打造成度假休闲园，让村民有个游玩好去处，也把城里人引来度假。

放眼望去，600亩芡实园，碧叶婆娑，映日接天，蛙声阵阵；回眸一瞥，炊烟袅袅，云朵游移，咩叫声声，又一个崭新的黎明来临。

故乡的怀抱

□哥舒离垢

鸟儿在天空下飞。蝴蝶轻盈地舞蹈
路上的石子，在颠簸之中
平铺直叙。直抒胸臆的
句子，躲进故乡的怀抱

微风习习，轻轻走出
房前屋后
将小草推动，摇啊摇
这些烂漫的天真
从小词的暖意中飘出一首诗

我站在木栅栏围起的小院里
黄瓜秧开黄花，呼吸香浓而柔软
还没有学会走路的妹妹
追着蝴蝶儿咿呀学语
顺垄沟慢慢爬

最忆是北疆

□王韶山

丘壑纵横，树木繁多，冰雪覆盖的日子很长。每年冬季，官兵们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度左右的严寒，到冰冻三尺的松花江上，将一块块晶莹剔透的冰坯用卡车源源不断地运抵营区，战士们在营区里锯凿声声、冰花飞溅，我们精心雕琢的“老虎”“长城”“中国龙”等冰雕雪塑，上过央视《新闻联播》。

19岁那年冬天，我与家乡数百个老乡同乘一列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抵达冰城哈尔滨。作为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南方人，起初还真不适应，尽管那冰雪世界很美。我印象最深的是军营的“第一次”：第一次享受放有红辣椒的猪肉炖粉条，眼泪都辣下来了；第一次练瞄准射击，趴在厚厚的雪地上，简直把身子都冻僵了；第一次雪夜持枪站岗，蹲药库周围黑咕隆咚，有猫科动物窜过，吓得我连声喊叫，紧张得差点枪走火……

我在部队，除了拿笔写字，一直在撇子、操枪、投弹、抓筷子、打羽毛球，概莫能外。可别小瞧我的左手，新兵训练扔手榴弹，我最近时曾甩过近五十米。训练小腿，掰手腕，我常逗战友，“先看看你左手咋样。”在“老虎团”机关，好长时间我是打字员、报道员一身兼，敲完一沓子公文，还要编简报，写宣传稿。见我常有“豆腐块”见报，领导派我到军区培训班“充电”。说实话，那些日子，可谓收获满满，因为那些授课的都是高手，此后我笔耕的劲头更足了，还戴过几枚军功章哩。

至今难忘那个美丽而酸楚的故事：我部一位军官，结婚十余载，没见过妻子穿裙子的样子。一个雪花飘舞的冬日，妻子千里迢迢带来好几套五颜六色的短裙、连衣裙，在有暖气的冰城军营里穿给丈夫看。至今难忘那个美丽而酸楚的故事：我部一位军官，结婚十余载，没见过妻子穿裙子的样子。一个雪花飘舞的冬日，妻子千里迢迢带来好几套五颜六色的短裙、连衣裙，在有暖气的冰城军营里穿给丈夫看。

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我的最忆是北疆，黑龙江、哈尔滨，是深植于我心的第二故乡。

友谊的“钢铁”见证

□孙宝镛

弹指间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成为一个耄耋老翁。我始终怀念这段短暂的异国友谊。遗憾的是，那些信封都不在了，我无法再和尼娜联系。为了这份怀念，我经常唱起当年曾经让我陶醉的俄文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梅花开》《伏尔加纤夫曲》《山楂树》……还参加了沈阳小有名气的喀秋莎俄语合唱团，成了团里最老的歌者。

2016年，合唱团组织一次俄罗斯旅游，目的地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出发前，我狂补了一个多月的俄语，脑子里每天都是俄语。不好意思地说，我做过一个白日梦：一天，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位深目高鼻的美少女，笑着对我说：我是尼娜。我正在考虑是握手还是拥抱的时候，她消失了。

在涅瓦河的游船上，几位俄罗斯演员为我们表演俄罗斯歌舞。团里真正会俄语的，只有一位沈阳大学教俄语的马教授。不客气地说，我算得上是团里的大个。简单的对话还可以，但与同行的俄罗斯演员深入交流，就无法做到了。这时，一位团友低声哼起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声音由低婉渐转高亢，由羞怯变为自信。船上的手风琴手立刻跟上伴奏。几十个不相识的人，用母语和外语齐声高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整个船舱都在震荡。我忘记眼里的热泪，忘记自己声音的粗犷，毫无顾忌地放开喉咙，一首接着一首。会唱的有限的几首唱完了，再唱第二遍。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眼前的两位俄罗斯女子，她们就是尼娜。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

真情无疆界

□比留科夫·安德烈

从1991年，由叶卡捷琳堡市经莫斯科转机飞往北京那天算起，已经过去30年了。当时乘坐的机型是伊尔-62，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这次经历我始终珍视。

我坐在飞机座椅上，想象着中国对我来说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在那里看到什么……我满脑子的想法，没有注意到坐到我旁边的乘客。她是一个年轻漂亮，有着一双大眼睛的中国女人，好像喜多川歌磨版画（18世纪末期日本浮世绘）中的人物，她礼貌地笑了笑，说了句什么。唉，我暂时无法回应她。中文我只会说“你好”和“谢谢”，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作为回应，她又说了长长的一串话，我一点也没听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飞机起飞后我们很快就开始交谈起来，您不觉得这很奇妙吗？！我用英语说，还夹杂着德语，几乎每句话结束时都说“谢谢”。我能用日语写字，我的邻座也愉快而自然地用中文回答我，偶尔还会夹几个英文单词。她用同样的方式在我的本子上写字。

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很难重述了。我记得我给她看了黑白照片，谈到了我的家庭，我在哪里学习，我喜欢弹吉他，甚至自己唱歌。当时，我不得不用手势，在飞机座椅上比划划相当费劲，但这根本没有影响我们交流。我的邻座都说了什么？也许，说的是同样的事，在交谈中她用手势把最想说的传达给我。

很快就飞抵了目的地。在短短

的七个小时里了解到的东西远比从读过的十几本描写中国的书籍中了解到的东西要多。当时通过海关查验区后我觉得特别遗憾，我的中国友人彻底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到达中国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当我从北京的公交车窗向外看中国的景象时，喜不自禁。还是那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在发达的网络世界里，登陆者不用身临其境就能看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画面。其中，高分辨率的画面可以让您领略到任何一座城市的小细节。但是，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这个孕育了孔子、老子等先贤的国家，需要我近距离接触，需要我近距离感受。

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很快，我沉浸在各种美好的中国文化元素中，看到了中国的美、中国人的美。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与中国分别的日子悄然到来。坐在我很熟悉的伊尔-62的座椅上，我看着窗外的机场大楼，默默想着：我还会来这里吗？我还能再次光顾这个令人神往、令我陶醉的国家吗？——想着想着，仿佛出现了幻觉，好像有那么一瞬间，我在舷窗中看到了一位中国友人的身影。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迷人地、略带伤感地对我微笑。

情感、心灵也是流淌的语言，我与中国的真情无疆界。我要向亲爱的中国友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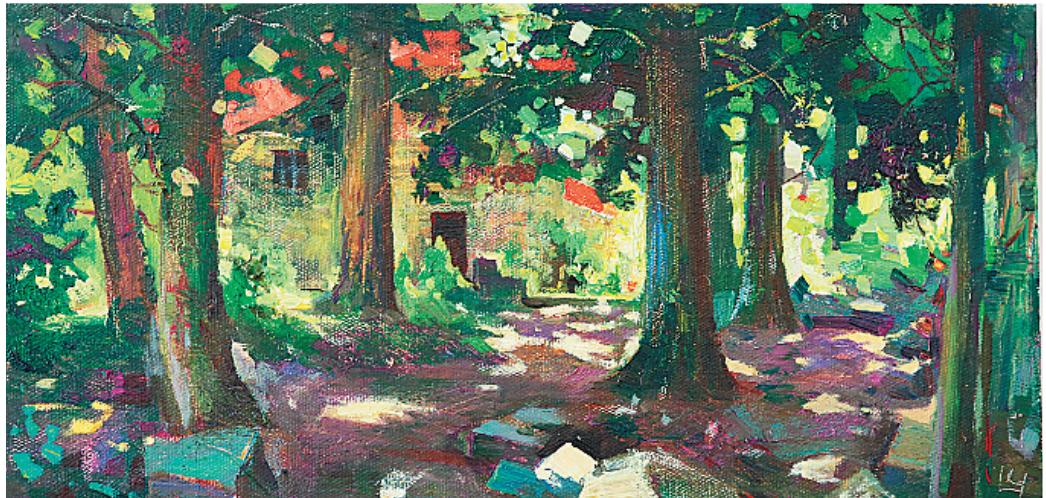
（作者为叶卡捷琳堡市文学创作爱好者）

共话中俄友谊
征文选登
我们的故事
主办单位：

俄罗斯联邦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



《洒满阳光的日子之三》 水彩画 张翔得



《林下微光》 布面油画 周康科



更多内容
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
妙赏频道